



／林向陽

「有老鼠！」

佩絲驚叫了一聲，趙南被嚇了一跳，連忙問：

「在哪裏？」

「剛才我看見一隻灰濛濛的東西跑過，不是老鼠是甚麼？」佩絲還在拍胸口。「想不到這個老中的家，收拾得蠻乾淨的，居然也會有老鼠。」

「對！真是意想不到呀！」趙南討好的說，輕輕的把手放在佩絲的肩頭上：

「明天我去買幾個老鼠夾來，務必把老鼠逮住才行，要不然別人來看房子，大概就不會買你負責賣的這一幢……嗯，大概買另一種老鼠陷阱比較妥當。老鼠夾捉到的老鼠，大都會血淋淋的，那會嚇壞你的。」

佩絲看了趙南一下，看見他正深深的看著自己，亮晶晶的眼睛盛滿了關懷，不禁心中猛然一熱，臉孔也就燥熱起來。她連忙別過頭去看著窗外的大松樹，不動聲色的問：

「甚麼是老鼠陷阱啊？」

「那真是別出心裁的傑作，是個兩頭都有出口的小盒子。盒子底部有一層又光又亮

，又有陣淡淡乳酪味道的強力膠。哈！老鼠碰到這種陷阱，包保沒命！只要它一跑進盒子裏，腳就會被強力膠黏住了，那時就是插翼也難飛了！」趙南笑嘻嘻的說。

「好。那我先謝謝你。唔……讓我再到後園看看。」

佩絲忽然像有所感觸，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，也不等趙南的答話，自顧自的推開廚房旁邊的側門，走了出去。她來到後園，站在一株從屋子裏看不到的楊柳樹下，思潮如野馬奔騰著，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……

如果這個趙南，是自己的丈夫多好啊！他的年紀頂多比自己大十歲，長得不但英俊、修長，風度翩翩，而且談吐溫文有禮，對自己更是有求必應，體貼入微。可惜，他不過是自己的上司，一個地產公司的經理。

她清晰的記得數月前當她剛考取了房屋經紀的執照，來公司面試時，趙南就對她另眼相看，誇讚她的情景。

「你的學歷很好，英文說得相當流利，做我們這一行最適合！」

「真的？我以前在台灣是修外文的。」

佩絲飛紅了臉。從來沒有人稱讚她的英語水準好，甚至連自己的丈夫大賢，一提起她的學歷，就會沈下臉來：「想你以前一定是目光如豆，才會單單修甚麼英國文學。也不唸點實際、有用的東西。結果現在變成東不成、西不就的，祇有當黃臉婆的份兒！」為此她一直感覺好像比別人矮了一截似的，也因為女兒年紀還小，就干脆留在家裏當個全職的媽媽。

「但中個人修讀英文，在美國是沒有甚麼出路的。」佩絲不知不覺的學著大賢的口吻。

「噢！別這樣說。英文說得好對事業也相當重要呢，因為我們還得和老美競爭哩！」

趙南好像看穿了她的心思，微微的笑了起來，露出一副惹人好感、潔白整齊的牙齒：

「看樣子，你的自信心不夠強。這是你第一份工作吧？唔，以你的資質，我有絕對把握把你訓練成一個出類拔萃的房屋地產經紀的。這個星期四晚上，我會帶一兩個助手代表公司去競爭一宗大生意。如果你有空，歡迎你參加，來開開眼界！」

「謝謝你！我一定會來！」

佩絲受寵若驚，一口就答應下來。像想起了些甚麼，她停了一下，猶豫的說：

「不過，我祇可以做個半日工的經紀。」

因為我家裏還有一個十二歲的女兒，我先生工作很忙，所以每天女兒放學後，我最好可

以在家裏……還有，星期天我也不能上班，我們一家都得去教會參加主日崇拜。」

「哦？那真太可惜了，因為星期天才是房屋買賣的黃金日子。不過，沒關係，你女兒上課時，歡迎你來辦公室幫忙幫忙，接聽電話。雖然我們公司有秘書，但接聽客戶電話，為他們解答疑問，或向他們介紹某一幢房子都是我們的份內事。大部份的房屋買賣生意，都是從聽電話時接回來的。一個成功的經紀，必須懂得觀人於微，掌握買賣雙方的心理，還要懂得如何磋商，使交易成功……這些都是學識呢，你可以一邊做，一邊學的。」

「至於待遇，根據行規，本公司給新入行的經紀是五五分賬。我相信我的眼光，對你特別優待，就六四分賬吧！以後你的營業額越高，公司的分賬率就越低。你滿意嗎？唔，好極了！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，你明天就可以來上班了？真好！」

趙南站起來，親熱的握了握佩絲的手，又客氣的把她送出門外。他的手掌闊大而溫暖，他一定是個相當溫柔，懂得保護別人的。佩絲心神恍惚的踏出地產公司的大門。

真的，趙南果然不出自己所料，是個精明、辦事果斷、競爭力非常強的成功專業人士。佩絲一邊想，一邊在點頭，自己在趙南專心的訓練下，不是在短短的幾個月，就有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嗎？他對自己好像也

是一見如故，照顧得無微不至啊。有一次，自己在辦公室的小廚房裏，倒了杯咖啡，正要走回辦公室時，一個不小心，高跟鞋歪了一下，差點摔了一跤，趙南嚇得白了臉，趕快跑過來扶她一把。

「有沒有扭傷腳踝啊？真的沒有嗎？」他盯著她，關心地詢問著。第二天就在小廚房的走道上放了一大張防滑的地毯。如果是大賢，他會怎麼說呢？

「你真是不小心！那麼大的一個人，走路都不帶眼！」

哎！大賢就是這樣的一個人，一個不會把情話掛在嘴邊的人！當初若不是教會和團契陰盛陽衰，自己怕嫁杏期過，才不會挑上這個才貌平平，下班後祇會看球賽、報章，半句笑話也不會說的大賢！

但趙南卻不一樣了，他既幽默、又健談。在別人面前常暱稱自己是公司的「新起之星」，自己真像踩在雲端上，飄飄然呢。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，佩絲每天都喜歡到公司去，呆上幾個小時，她和趙南的感情也進入了微妙的階段。兩人不時出雙入對的，有時出外接洽生意，有時一同外出吃中飯，喝咖啡，或暢談世界大事和人生的抱負。佩絲爲了要事業更上一層樓，讓趙南更加欣賞自己，也就經常在星期天上班了。她驚訝的發現自己的靈命一直在退後，在冷淡下來，最近甚至連讀經和祈禱也提不起勁來了。趙南彷彿成爲她與神之間的阻礙了。

「難道男女之間不可以有純純的友誼嗎

？談談天，吃吃飯又有甚麼關係呀？」佩絲明知自己在強調尊理，但決意我行我素，與趙南來往得更密切了。

「這樣的感情，會有好結果嗎？」佩絲站在樹下，自言自語的問自己。她猛然記得有一次他們在一起吃晚飯，自己談及美國社會離婚率高的問題時的一章：

「如果你發覺自己愛上了別的女人，你會考慮與原配離婚嗎？」佩絲故意借題發揮的問。

「噢，絕對不會！」趙南不假思索的說。然後他忽然若有所悟，像要解釋點甚麼似的：

「我太太娘家財力雄厚，惹他們不得的。而且如果對方又有家庭，那麼豈不是爲了兩人一時之快，令雙方家庭破碎，小孩子承受不必要的壓力和痛苦嗎？況且一旦鬧離婚，在中國人圈子中會招人非議。作我們這一行最怕就是名譽有損，生意都會跑光了。」他凝視著她，作了個大膽的嘗試：

「我倒贊成如果男女兩相情悅，不妨私下玩玩倒是無傷大雅。既保持名譽，不傷害對方家庭，又可以與心上人一起，一舉數得。我說得對嗎？佩絲？」

「我？哈哈！我倒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。」

哼！私下玩玩，你以爲我是個招之則來，揮之則去，毫無家庭道德觀念的女人嗎？她腦海中又閃過那段「老鼠陷阱」的對話。

# 火窟

哎！自己豈不是正像一隻絲毫不知人心詭詐、世情險惡的小老鼠，在那個充滿憤怒和誘惑的陷阱前探頭探腦，還想跑進去看個究竟嗎？真是險象橫生哪！她抖顫著，眼淚滾滾而下。她想起那個木訥寡言的大賢，和他種種以前自己漠視的好處：結婚也十五年了，他對自己倒是專心一意的；每個月終時，他

都是十年如一日的把糧袋交給自己去管理；他也不挑嘴；也不嘮囉。有一次自己患急性盲腸炎要開刀，還不是大賢在她病前流淚的嗎？他依然愛自己的，祇是不善於表達而已！自己呢，卻是一個見異思遷的女人！聖經上明明說「不可給魔鬼留地步的」，但自己卻明知故犯，放縱私慾，差點就把自己的婚

姻和家庭陷入百劫不復之地！她想著想著，織悔的淚水流得一臉都是：「主啊！謝謝祢讓我看見自己的罪，又能及時醒悟過來。現在該是我轉換工作，逃避試探的時候了！」她輕輕的擦乾眼淚，堅定的朝屋子裏走去。

每

天上班都要經過一座火葬場，（印度教人死後都是行火葬禮的），因為圍牆不高，坐在巴士上就能看到裡面一部份的情形。有一次，看到十來個穿著校服的中學生，每個都滿面愁容及嚴肅地站在人群中。他們面前放著一具蓋了白布的屍體，正在舉行最後葬禮的儀式。很明顯的，那死者是個學生。看到這情景，心中覺得好難過，一個該是充滿活力的青年，不幸的去世，他的父母親友是多麼的難過啊！

記得第一次參加火葬禮是我婆婆過世，我們遵照她的遺囑行火葬禮。當滑輪緩緩的把屍體送進熾熱的火窟，無數的火舌很快就將屍體捲住，成了一團火，接著砰的一聲窟門關住了。突然間自己的心頭感到一陣震驚，心想假如一個人沒有死透或是忽然復生，卻被送入火窟，那是多麼可怕的事！！

／陳秀芳

聖經告訴我們，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 神的榮耀。（羅三 23）罪的工價乃是死，（羅六 23）死後且有審判，然後被丟在火湖裡（地獄），在那裡有不滅的硫磺火，且有蝗蟲、蠍子咬人。（啓九 11、廿九、十）多可怕的景象！我們本來都該受這種刑罰，但感謝 天父，祂愛我們，為我們開了救恩的門。耶穌說：我就是門，凡從我進來的，必然得救。（約十九）祂是 神獨生的兒子，來到這世界上，親身擔當我們的罪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復活，現在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在祂的手中，凡信靠祂的就能得到這救恩。惟有 上帝的恩賜，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裡，乃是永生。（羅六 23）如今卻蒙 上帝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的救贖，就白白的稱義。（羅三 24）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這麼奇妙的救恩，你得到了嗎？